

【城市记忆】

楼下的  
小广场

□金后子

我住的楼北侧有一个小广场，地面是由各种颜色的塑胶粒拼接出的图案，蓝的，绿的，红的，浅白色的，一个圆套着一个圆，中间的大圆圈是一个凸出地面10厘米的木质平台，既是广场的点缀，更是供孩子们展示自我的舞台。

这些图案和颜色让人立马联想到幼儿园，想到孩童。是的，小广场的东南角的确立着一个具有综合功能的“儿童乐园”，上面有一棵葵花的造型，最东面则是兔子的形象，两只大大的耳朵伸向天空。这儿童乐园以滑梯为主，从一个顶点向南向西向东各自伸展，长长的梯道亲吻着塑胶地面。向东的滑梯是螺旋状的，这样更增添了运动的乐趣和安全系数。

小广场被浓密的绿色包裹着，周围四季常青，三季有花。茂密的花树有白蜡、栎树、木槿、槐树、榆树、海棠、玉兰、竹子……还有几棵山楂。每到秋分前后，红黄的果实就会挣破绿叶的束缚，露出张张笑脸。这笑脸与孩子们的笑脸交相辉映，圆乎乎、肉墩墩，人见人爱。孩子们在小广场上撒欢，又跑又叫，树上的鸟儿探头探脑地向下张望，叽叽喳喳地叫个不停，在树杈上跳来蹦去，说不上是议论是歌唱，还是为孩子们助兴。

冬去春来，孩子们脱去棉衣，与花草树木一起在春风里苏醒，舒展肢体，拔节生长。这时的广场最为热闹，从早到晚孩子不断，白天以三岁以下的幼童为主，哥哥姐姐们去幼儿园了，他们成了这天地的主角。下午五点以后，上幼儿园的孩子回来了，他们“憋屈”了一天，终于迎来自由的时光，广场很快被他们占领，三岁以下的孩童就成了看客。至于双休日，孩子们来广场是不分时段，男孩，女孩，胖的，瘦的，高的，矮的，牵手的，自己跑的，骑小车的，自备玩具的，各路英豪直奔小广场而来。伴随而来的家长，手里大多提着个水壶，跟在后面，不时往孩子嘴里灌一口水。饭可少吃，供水一定要及时，不为别的，害怕孩子生病，一生病，全家揪心啊。来到小广场的孩子们，有的爬滑梯，有的骑车，有的投球，有的玩枪弹，有的吹着气泡，有的玩着小鸡小鸭，有的跑，有的跳，阵阵欢笑不时从广场溢出。偶尔还会传来哭声叫声，有孩子摔倒了，有孩子因争地盘、争玩具扭打在一起，家长们会迅速上前劝架，赶快化解矛盾。哈哈，一眨眼，孩子们又破涕为笑，一起玩得不亦乐乎。

夏天是难熬的，中午时分，热浪蒸腾，小广场甚至整个院落里空无一人。一旦太阳落山，大人小孩子吹了集合号一般聚集过来，享受傍晚的那丝丝清凉。相伴而来的家长，除带水壶外，还多了一把大大的蒲扇。这是夏天的标配，靠它与蚊子进行抗争。扇子往孩子身上不停地拍打，一刻也不敢懈怠。尽管这样，孩子那稚嫩的皮肤上，还是被叮起一个个红疙瘩。小广场上的喧嚣声会持续到很晚，八九点钟还有孩子追逐打闹。物业来劝：“别再吵了，楼上老爷爷不愿意了。”“就

他事多，谁家没有孩子？不管他。”家长们嘟囔着。嘟囔归嘟囔，毕竟天色已晚，鸟归巢，人回家，广场上很快安静下来，与周边的花草树木、楼房、车棚，一同隐进浓浓的夜色里，结束一天的日常。

光阴荏苒，不知不觉山坡上的爬山虎又红了。几场细雨过后，来到这座城市一年中难得的清凉时节，一早一晚不冷不热不湿不燥，会持续一个月左右，恰似人生少有的欢畅。大人、孩子倍加珍惜这清爽时光，小广场上人满为患，孩子欢快的身影赛过蓝天上飘过的白云。

秋末冬初，早晚温差加大，白昼越来越短，孩子们来小广场的频率大大降低，只会见到几个稀疏的身影。隆冬时节，小广场变得更加冷清，偶尔有孩童出现，也是中午阳光正好时刻。棉衣、棉帽、围脖、手套，个个包装得似圆球，在滑梯上蹭上蹭下。站在旁边的家长聊着家常：“听说你家老二又感冒了？”“可不是，咳嗽厉害，到李大医那里贴的肚脐贴。”“陈大夫看得也好，药剂小，两服中药就好。”“嗨，到了幼儿园没有不长病的，交叉传染。”挺着，盼着，盼着严冬快快过去，春天早点到来。

不过也有例外，那就是雪天了。雪花刚刚停止翻飞的当儿，小广场上定会冒出几个孩子，他们要么奔跑着打雪仗，要么堆起一个个雪人，在冰天雪地尽情享受大自然的恩赐和童年的快乐。在雪地里玩耍者，以偏大的孩子居多，那些刚会走路的幼童是不具备玩雪资格的，只有从家里的窗口往下张望——什么时候我才有了一张长大的脸？

搬来居住转眼五年。刚来时，小外孙才两岁，走路都走不稳，家人整天动员他到小广场上去，他总是用一双胆怯的眼神打量着下面的世界，然后牙牙地说：“不去，不去。”好说歹说下去了，一会儿就闹着回家。三四岁时就变了，变成了小广场上的常客。尤其上了幼儿园后，认识的伙伴越来越多，一放学就往广场上跑，打滑梯，打水枪，骑滑板，捉迷藏……活动半径总是以小广场为圆心而展开，追都追不上。当然，他偶尔还会站在广场中间那木质的舞台上，学着明星的样子，唱着从幼儿园学来的歌，摇头晃脑地一展歌喉，引来阵阵掌声。你让他回家，那可难了！外孙上学后，做完作业，偶尔也会往楼下的小广场张望，但眼神似乎变得复杂起来。若此时再动员他下去，他会不屑地说：“有啥好玩的，全是一帮小不点，太幼稚。”

的确，已上学的孩子很少有再光顾小广场的了，或许他们课外作业太多；或许放学太晚，已来不及追求轻松；或许他们确实看不上那些踉踉跄跄走路的小不点，从心里觉得自己高出一截。别管怎么说，一拨拨孩子接续着，似广场边上的树长高了长壮了，催得一批批大人生出华发，一批批老人弯了腰。

这不，感觉七楼上老李家的孙子昨天刚刚出生，可转眼就在小广场上跑了。在不经意的时光里，总是自家的孩子长得慢，别人家的孩子长得快啊。小广场见证了生命的变化。

(本文作者系中国作协会员)

【念念亲情】

## 六个小笼包

□徐玉向

母亲一早背着大蒜苗去东站的集市了。中午放学回来，我们发现堂屋桌子上放着一袋子小笼包，母亲正在厨房忙碌着。

刚揭开袋子，一股诱人的香气便直钻鼻子。一个个小笼包子如一个个白嫩嫩的胖娃娃，挤挤挨挨地抱在一起。每一个仅有婴儿拳头般大，还冒着热气，挺着圆鼓鼓的肚皮，顶上微微翘起的部分是一圈花纹。每一个小笼包子都似一个有表情的小生命，直勾勾地盯着你。

小笼包对于乡下孩子来说是个稀罕物，偶然去集市上见到却未必能吃到。记得上次吃小笼包子是半年前了。我代表学校参加市里组织的比赛得了奖，家里用一笼包子作奖励。那可是整整一笼包子，吃得我满嘴是油。

忍着口水，我数了一下，六个。一笼包子是八个才对呀！弟弟不信，数了一遍，也是六个。

昨天晚上我们早已入睡，母亲还在堂屋点着灯收拾一捆捆大蒜苗。今天一早去集市时，母亲一定没来得及吃早饭。从

家到集市要翻过一座小山，约三四里，但要背着几十斤重的蒜苗赶路就不是一件轻松的事了。通常要挨到蒜苗全部出手，母亲才会去买笼包子给我们打牙祭。小小的一笼包子，母亲仅仅吃了两个，剩下六个全部带回家来。

就在我们分小笼包的时候，在厨房做好午饭的母亲走了过来。“少吃两个，一会吃中饭了。”我们快速各吞下两个，剩下的放进篾篮里。

整个下午我都惦记着剩下的那两个猪肉大葱馅的小笼包子。放学到家，我们打开篾篮，发现小笼包不翼而飞。

母亲不紧不慢地向灶里填着柴火，一边笑着说被老鼠偷走了。开饭时，那两个包子竟然奇迹般出现在盘子里。原来母亲怕包子太冷，我们吃了会闹肚子，就与馍一起加热了再给我和弟弟吃。

六个小笼包子，即使时隔多年，我仍然常常想起，这是母亲在那些艰苦岁月里给予我们的无私关爱。

(本文作者系中国散文家协会会员)

【人生笔记】

## 你别哭，你别哭

□陈思

“你别哭，你别哭，我知道你走得很辛苦，那种身心的疲惫和无助是旁人感受不到的难处……”被刀郎的一首《你别哭》深深感动。这位53岁的歌手，站在舞台上，泪水深情流淌，台下观众一起唱出“你别哭”的时候，如同一束光，穿透阴霾，温暖了彼此的心房。

“你别哭”这三个字，轻柔暖心，却承载着千钧之力。

小时候听到的“你别哭”，是一种理解与抚慰，让我们有了安全感。小时候的我们，也许为无意中打破一个心爱的碗而哭，也许因和同学打架打输而哭，也许因一次考试不及格而哭，而“你别哭”三个字，让我们感受到，在这个世界上，有人懂自己的眼泪，懂自己的无奈，给了幼小的我们莫大的安慰。

渐渐长大，“你别哭”三个字，仿佛为我们插上了坚强的翅膀。我们中的那个你，曾为18岁那年的高考失利流泪。当查到成绩的那刻，感觉自己这辈子都完了。看到那些金榜题名考上理想学校的学生，你既羡慕又自卑。在同学的谢师宴上，你躲在墙角哭了很久。同学和老师安慰你，“你别哭，一切都会好起来的”。后来，你当了老板，一路披荆斩棘，终于成功了。有一天，你招来了一名从自己想上的那所大学毕业的学生，你突然想起那句“你别哭，一切都会好起来的”，感动得默默垂泪。

有时，“你别哭”是一种希望与陪伴。24岁那年，我们中的那个你，独自去一座城市打拼，

因找不到理想的工作，付不起房租，感觉未来一片迷茫。这时，多年的恋人提出分手。分手那晚，你一个人坐在阳台上，倍感煎熬与压抑，对着星空不停哭泣。朋友走向你，说：“你别哭，我们陪你。”这一句“你别哭”，让你相信，总有希望在前方，总有美好的事情值得期待。

后来，靠着自己的努力和坚持，一个看似偶然却实属必然的好机会抛来橄榄枝，你终于结束了在半夜卷铺盖走人的经历，在这座城市拥有了一席之地。有一天在路上，你偶然遇见了曾经的那个她。那一刻，你早已释然，耳边禁不住又响起那晚朋友的那句“你别哭”，这一句叮咛让你站在人潮汹涌的街头再一次泪流满面。

“你别哭”，更是一种承诺，一种真挚的爱。50岁那年，我们中的那个你，事业进入瓶颈期，面临上级的打压与排挤的同时，你的父母又相继住院，孩子面临高考压力焦虑不已。你也常常在下班后的办公室里，一个人静静地坐一刻。那一刻你接到电话，电话那头爱人的一句“你别哭，挺一挺就过去了”如一股暖流直抵心灵深处。这一句祝福简短有力，却让你有了千帆阅尽的淡定和从容，你由此一步步走得更坚强。

人生旅途中，当面对挫折和痛苦时，一句“你别哭”是我们生命中的光，是灵魂的慰藉。正是这些温暖的瞬间教会我们耐心、坚强，越过一道道坎后，最终拥有自己想要的人生。

(本文作者现供职于南京市浦口区宣传部)